

〔民国〕《余姚六仓志》

慈溪文献集成

慈溪市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编

（第一辑）



K295.53

2
3

志

余姚六仓志

(下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慈溪文献集成/王清毅,岑华潮编著. —杭州:杭州出版社,2004.11

ISBN 7-80633-654-0

I.慈... II.①王...②岑... III.慈溪市—地方志—文献—汇编 IV.K295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4974 号

慈溪文献集成

王清毅 岑华潮 编著

- 出版发行 杭州出版社(杭州市曙光路 133 号)
邮编:310007 电话:0571-87997719
- 责任编辑 徐吉军 金天国
- 封面设计 李 莎
- 制 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- 印 刷 杭州余杭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-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- 开 本 850×1168 1/32
- 字 数 650 千
- 印 张 30
-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- 书 号 ISBN 7-80633-654-0/K·48
- 定 价 80.00 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如有印装错误,请向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《余姚六仓志》卷十九

灾异

作史者必志五行，天下之大，所包者广固也。六仓，居全邑之半，其间天时人事之变，唯“海溢”二字得以尽之。余则全邑所同，何必志？然春秋纪灾异，以循夏侯胜、刘向父子亦竟以灾异为言，考往古知来今，志例不弃也。故举日星风雨霜雹雷霆之戾气，蝗蝻虫畜蛇龙鱼孽之怪象，疾疫鼓妖师旅饥馑之灾变环生，汇而记之。志灾异。

宋乾道 三年九月，海溢。

宋淳熙 四年九月，大风雨驾海涛，败海堤二千五百六十余丈，溺死四十余人。

宋绍熙 五年七月，大风驾海涛坏堤，伤田稼。

宋庆元 元年，无麦。

宋嘉定 六年十二月，风潮坏海堤，亘八乡。

宋宝庆 二年秋，大风海溢，溺居民百十家。

宋咸淳 七年五月，大风，海溢，堤坏。（胡坤募众修筑，乡人利赖之。郡守荐补沿海制司干官，《胡谱》。）

元大德 五年，海溢。七年，海又溢。

元至元 元年夏，海溢，堤坏。自上林极兰风数十里，民叹其鱼（州判叶恒问计岑安卿，安卿请建石堤，并免计上林田亩。叶侯作堤之功，皆安卿力也）。四年六月，海溢。

明洪武 十一年，海溢，堤决。居民漂没无算。奉朝旨修海塘（马天骥等董其役。《马谱》）。二十年，霪雨经旬，倭入寇沿海，罹难者不少。是年冬，明太祖命信国公汤和筑濒海城备倭。

明正统 七年秋，海溢。八年七月、九年八月，又皆海溢。十年，大疫，人绝迹往来（熊睦一见有死而不能埋者，亲率人殡葬，疠气虽炽，不稍惧。《熊谱》）。十二年八月，海鳅暴于涂，长三十余丈（《县志》作长千丈）。剖其肉，余万觔，潮至复去。

明天顺 八年七月，海溢。

明成化 七年九月，海溢，溺男女七百余口。大饥，穉穉几绝。九年八月，海溢。十二年，大雨害稼，水陷没官盐数十万引。（《临山志》天顺九年八月，海溢。十二年七月，大雨，水陷没石堰场官盐数千万引。按天顺仪八年，数千万引，亦太多。疑误。）

明宏治 七年九月，海溢。是年冬不雨。八年正月至三月，不雨。十一年六月，境内水涌，高三四尺，忽平，岁大稔。十二年春，不雨。十三年三月，不雨。至五月晦，乃雨。十五年（《临山志》作十四年）无麦。七月，大雷电，海溢。十八年九月，地震，鸡雉皆鸣。

明正德 二年，有妖时行，民惊恐，昼夜御之。七年七月十九日，天将曙（冯雪湖诗曰：壬申秋七月十九日将曙），海溢，决堤（时谢迁家居，移书当道，巡抚都御史陶琰檄县丞杨昌廷筑之）。漂没庐舍人畜，夜磷火被海，有兵甲声，大饥，民食草根树皮（时知县张瓚见浮尸蔽江，涕泣躬督，瘞之。既请振当路，而以督租如故，俟行县

检荒，率饥民路号请贷，租终获免，民赖全活。张琳收葬死溺二十九人，济存无算，其孙怀发解可见天道报施，昭昭不爽。《张谱》。十年三月，雨雹，大者如拳，伤麦杀禽鸟。夏，上林乡地出血。十二年四月，地震。十二月至闰十二月，大雪。十三年秋，海溢。十四年，夏旱饥，秋海溢，讹言鸡祸，尽杀之。

明嘉靖 元年夏，龙昼见头角（见于附子湖），坏舍拔木害禾稼。秋，龙又昼见鳞甲（见于孝义乡）。二年，夏旱饥。三年，螟，大饥。四年，夏旱疫。六年，春夏大水，无麦苗，大饥。八年，螟害麦。十年八月，大水。十八年，旱。十九年，夏蝗，襁之即散，秋大水。二十三年，旱。二十四年，倭自胜山港登陆，掠上林、梅川，所过鸡犬无存。五月十四日，浒山城陷，把总刘朝恩等力战始退。秋，大旱，米价踊贵。二十五年，海溢。二十六年，陈氏鹅生三掌。二十八年，雨血于梅川徐佩家，庭中尽赤。二十九年，疫。三十一年，旱，李树生瓜。三十六年，岁饥（时高公谊、高公谅昆季余米赈济，存活甚众。郡守休宁邵公旌以尚义匾额）。三十七年，讹言有妖，彻夜御之，月余乃息。三十八年，三十九年，旱。四十年，秋涝。四十三年，夏大旱。

明隆庆 三年，飓风，海啸，漂没人畜无算。

明万历 元年，旱。三年，海啸坏庐舍。七年，旱。十四年，地震。二十三年，春雪弥月不霁。二十六年，旱。二十九年，讹言倭至。

明天启 七年七月，大水。

明崇祯 元年七月，海溢，漂没庐舍人畜无算。七年八月，大水。八年，地震。十四年正月，雨雪不止；六月，蝗，大饥。十七年，旱。

清顺治 五年四月，雨雹。七年，王翊拔浒山、越余姚、破

新昌。十一年，清兵屠浒山（高翰记：邑人郑遵谦、熊汝霖、孙嘉绩等创义西陵，截江而守。举绅士陈相才为余姚县令。清师下浙东，新邑令赵守纪征粮云柯，居民施、朱、马、陆等姓抗违不遵，自封投纳于陈相才家。驻镇都司赵承基提兵赴剿，乡民以白布缠头，格斗半日，官军败走。时大将军金砺令调宁郡兵，屠之）。十二月，大雪。十五年七月，大风。十八年，大旱，饥。

清康熙 二年六月，大风潮漂庐舍，坏禾棉、伤人畜无算（时有胡燮广给籽种分植，民受其惠）。三年八月，大水。四年、五年，螟，荐饥。七年六月，地震，生白毛。九年六月，大风，害稼。十三年，山贼小王至浒山，烧庐舍。城守田西坡御之，力尽而死。二十八年，有胡氏牛产麒麟，狼项、马足、麕身、牛尾，遍体肉鳞，金紫相错。二十九年八月，大水，蛟蜃出者以千计，平地水高丈余，漂溺居民无算，禾稼无子粒（时陈元需次在家，有与邑侯康修庵议救水灾书。一曰劝输以通有无；一曰行官余以资转运；一曰选乡耆为约长，以广化导，以杜乱萌）。奉旨振恤，督抚而下均各捐米石（时景王佑出米四百石振饥，知府李铎旌其门额曰：“义输可风”。张本信捐米二百石，李铎给匾曰：“指困风高”。高元亨助米八百石，藩宪马给匾曰：“义高麦助”。蒋介纯捐米千石，徐叔明五百石，陈益生一百五十石，谢思允一百八十石，谢楚玉二百五十石）。三十二年九月，大水。

清雍正 元年六月，海滨捕鱼人午后见波浪间浮金冠数十，渐至海岸潭口，逐朝上下。渔人驾舟捞取，不能得一。是年秋七月，海啸，飓风作潮，坏堤漂庐舍万家，人民俱淹。二年七月，海溢坏塘堤。（时郡守特公晋德委叶令暄文治其坍缺，特公亲冒暑雨督治之。 谢秀岚诗：甲辰七月旬有七，一夕飓风起飘欻。铁骑雷破拔海飞，鲸涛倒泻万弩疾。石堤啮断直中奔，天吴叫啸沧桑浑。猛势洪河决瓠子，宏声峡水喧夔门。乘时恶雨复旁突，挟屋坏庐才倏忽。

生灵尽化鱼鳖游，大陆翻作鼋鼉窟。浮尸溅聚流萍，可怜人命鸿毛轻。纵横枕籍数十万，惨毒詎止长平坑。出水残黎余几个，缘木巢居血流腥。子身幸尔脱灾凶，活命还教怨寒饿。我亦全家庆独存，仰天泪落如倾盆。五行妖疹果何为，白昼黯淡阴云屯。海防废弛日已久，隳职召灾谁引咎。哀哀赤子空号呼，州县有官非父母。昨夜狂澜纵不收，潮头又过新塘口。

又《水荒子歌》：水荒子，敝衣垢面乞城市，沿街叩户呼不应。道旁匍伏泪如水，日暮空瓢宿古祠。吞饥饮泣声酸悲，依稀入梦见使者。下车顾问愁双眉，乃言家住东海边，连村比屋相参差。晨烟百里远相接，暖衣饱食人熙熙。今年甲辰秋七月，天吴一怒鲸波飞，凌空蹴起数千尺。倏忽大陆迷津涯，室庐驾水若舟驶。坟茔穿抉无留遗，可怜浮骸叠成浪。哑哑日夕啼鸛鷓。湖头溪尾洄漩处，白骨撑拄高山崖。一家八口竟漂没，尸丛谁辨妻与儿。子然此身幸出水，微存残喘悬秋丝。榆皮剥尽蕨淹死，饥肠辘辘鸣如雷。四望郊墟更萧索，骈肩接踵号残黎。崎岖城市冀一饱，大户亦觉炊烟稀。去年亢旱河腹坼，禾苗槁死民已疲。人春豆麦方薄熟，长官追迫穷膏脂。性命几何复大水，孽潮酷吏原因依。昨传官仓许放柴，略与估值分昂低。邻翁有女换五斗，嗟我蹒跚独空奔驰。忆昔庚午江水涨，李侯捐赈苏疮痍。于今循吏不可作，遗民那得无流离？君不见，怨气四塞阴雾迷，白昼黯黯无光曦。奸徒乘衅思窃发，兵荒游至安逃灾？不如早死葬鱼腹，妻子还得魂相随。水荒子，情孔哀。言毕大哭梦已回，绣衣使者更何在？但见佛灯一点光琉璃。

许顾虎《大潮记》：甲辰七月十八日，夜将半，飓风扫地，海潮大作。平地水深三丈。霎时屋宇不见，草舍漂流。夫不能顾妻，父不能保子。男女老幼，尽为鱼鳖。棉花将旺而烂，晚禾带胎而萎。菜蔬失根，竹木俱死，浮棺满地，骨积如山。古墓冲开，尸横遍野。越四五日，咸潮稍退，变成黑水，臭气不堪，水陆难行。潮塘南北，居民坐草房如乘烈马，器皿尽赴波涛。得生者十之一。界塘南北，水深丈余，居民得生者十之五。周塘、新塘、散塘，水势稍间，惟大塘以南，室中进水不过二尺，田禾花豆与塘下同无收获。但连日阴雨，来甚速而去甚迟，约二十日，而道路可行。村墟野哭，栖止无定，天地震动，触目伤心。邑主叶公闻灾勘详，游山、周巷、临山发银一千

二百两,收埋淹死人口八千有余。海塘坍塌,丁户逃流,盐道给发塘工银一千五百两。藩宪修、抚宪王署抚宪石、府宪姚、新府宪特先发赈恤银五千两。十月间,又发赈恤银一万二千两。)漂没庐舍,溺死二千余人。奉旨振恤。十年二月十七日,天雨核,大如豆,色青,中有仁,发芽成木本(一斋杂组)。

清乾隆 元年九月,大疫(陈梓记:灾沿海,疫盛行,湖地一族去五百丁。城中亦约二百余。棺价腾涌,僧道接踵于衢,粗识药性者亦乘舆往来,门若市。送丧,号哭不绝于耳。)九年七月,海啸,害棉花。奉旨振恤。十二年,海啸(谢宜相归里稿)。十六年,旱,大饥,奉旨振恤。十九年七月,大水。三十五年七月,大风潮。四十一年,汝仇湖北隈自石达堰至临山城东门外里许,且雨小麦黄豆遍地,人拾归,可食。片时无数。四十六年六月,大风,拔木坏庐舍,并坏浒山城隍牌楼。五十三年十一月,北海烟波,上浮蜃楼,尽赭色。两日不散。自道塘铺至黄家埠二十里长,对下有树木、台榭、城堞,牛马奔走康衢,人物衣冠万国来朝状。百姓聚观以为异。五十九年七月,大风,拔木连旬,木棉尽坏。沿塘设厂捐振(徐元士首倡,约乡父老请于邑令戴公,捐资赈济。大古塘东西遍设粥厂,自冬迄春,麦熟始罢。全活十余万人。《徐谱》)。六十年,岁饥捐赈(时华蕴岩董其里事)。

清嘉庆 元年,海溢。利济塘下木棉尽坏。九年,春雨伤稼禾,米价腾涌(时知县张吉安既请籴仓谷,又请于台,使者官运川米五千石继之,民食以足)。十年某月日,日晡,后有气如车轮者三,飞入浒山城中而散(时方晴爽,无云,而九衢冥冥若夜。一食顷,渐见红光。俄而,复睹天日。《半读书屋笔谈》)。十一年,地震(孙丙章居浒山城,适从外归,闻背后响声如吹号笛状,自远而近。时方夜静,骇甚,急奔入室,则声已在门外。闻家人齐呼:“地震”。始悉其故)。十四年,岁饥。二十年,岁饥。皆捐振(华蕴岩等董其里事)。二十五

年，上虞后郭堤决水，晚禾尽没。

清道光 元年，大疫，鸡翅生爪（按《县志》：二年八月，哗传鸡怪，尽杀之。疑指此）。三年七月初二日，大风，海溢，坏堤。初八日，大雨，水平地高数尺，害禾稼、木棉。八月初四、五日，复大雨，海溢，木棉尽坏。岁饥捐振（是年办赈出力人员，邑侯石公为撰题名记，勒石于邑之亲民堂。高步瀛办赈竣，呈石侯诗：三春忍听雁鸣哀，百里嗷嗷待哺来。万灶生灵关梦寐，劳心海畔到山隈。荒政谁云少善谋？但知保赤在诚求。几经风雨沿村劝，古刹禅林每逗留（原注：石公雨中落乡劝捐，宿浒山庙者三，宿吴山庙者再）。钱虜何知急难周？多藏厚积是良谋。琴堂妙设生公法，石也无言尽点头。最难接济近青黄，况值灾区孰豫防？非米即钱输两月，恍同挨户有农仓。德施首重倡捐廉，表正从来影不偏。僻壤遐陬都向义，仁风到处乐尧天。非公事不入公门，折柬招邀到海村。欲共灾黎歌惠泽，却惭下里愿清尊）。五年七月，大风，拔木坏庐舍，损禾棉。七年七月，大风，海溢。十年，彗星见西方。十三年，大饥，米尽，人食草根树皮（沈方滩出困中粟赈饥，民得全活数百口）。十四年秋，海潮入利济塘，阖境受灾。是年，海涂有鱼，随潮至，陷泥淖中，长二十七丈。居民割裂之，价卖是鱼者，各市殆遍，其肉坚重，无味，但可熬油（按：割裂，下刃之初，须用当今年号制钱先厘其身，然后用刀刮割，否则跳跃伤人。《瓶庐琐志》）。十五年夏，旱。七月，大风雨坏塘堤，没庐舍，溺死沿海人畜无算。（施焯《风潮记》：岁乙未六月十四日，飓风自东南骤发，蓦地随飏，山川黯黑，云雨疾飞，禽鸟下堕，飘飘乎烈甚。予倚楹而听曰：“猛矣哉！此风也”。门弟子曰：“封家十八姨，不得其平而鸣耶，何声之怒也？”入夜倍烈，飞瓦砾，仆垣墙，偃禾拔木，人莫敢声。且有客踉跄来告曰：“子不闻昨夜海啸乎？大鯨怒激于海门之下，汐响惊天，涛声震地，驾飓风而来。如万马腾跃，风为之势；如千山嵯峨，风为之象；如雷霆震惊，风为之声。淹没永清、晏海诸塘，幸未溢坭牛之高。”予愕然惊起曰：“庐尽舟乎？”曰：“然！”“人尽鱼乎？”曰：“然！”“噫，怪矣哉！

此潮也，予家距坭牛四五里，犹幸予室之不舟，予孥之不鱼也。特未知沈溺于潮者何如？”客曰：“吾见月黑无光，水飞有影，乘桴者覆，挟笔者号，骑舍者呼求援于冯夷诸公，而冯夷不闻也！然且风也折之，涛也撼之，鬼也揄之，鼃也、鼃也、鲸鲵也或啗之、吞之，其不啗、不吞者，奔命而北游，杳不知其所之。”予于是听其言而慨然曰：“海滨之大劫，风耶？潮耶？神耶？鬼耶？此沧桑一大变也，天也。”又《风潮后记》：六月十四夜，海潮落后，庐舍荡然，木棉秃尽，堤塘颓坏，死者数千人。其存者，俱无归宿，子觅其父，兄觅其弟，夫觅其妻，家西户东，十不得一。伤心哉！死者无棺，生者无室，骷髅暴露，谁为之瘞？冤魂漂泊，谁为之招？暮雨晓风之候，常闻人哭，又闻鬼哭。乃父老有为予言者曰：“夏潮骤涨，秋汛必复来且加大。盍筑堤防以捍后患乎？”予曰：“一之为甚，其可再乎？今而后海不复波矣！”又六月，安静无恙，及七月二日，飓风见于海东，暮又骤发，雨随之。仆屋折树，倍烈于前夜。将半，四邻大声疾呼曰：“潮又来矣！泥牛溢矣！”较前尤大数尺。众危栗，有挈孥而奔者，有乘舟而游者，有裹糒粮跨草舍以待者，岌岌乎万命将垫，而是时鸡三唱矣。风易西南，内地幸不波及。予是以叹父老之言之不我欺也。数日后，诣海滨，阅之白地无垠，竟不见人。颠殪糜烂于沟涂者，皆幸免于前潮者也，更不可以数计。呜呼！平地之风波，天为之，人遭之，险实甚矣！可不思哉。）十六年，大疫。十八年，彗星见东北。十九年六月，有夷舶入胜山港，阁礁陷潭。土人集丁壮，奋往截拿，获其酋长二十五人，献俘于宁郡。总督行辕会督师与夷议和，尽以俘归之，而赏典不行（《半读书屋笔谈》）。二十年，道路台麦秀两歧。十一月，大雪厚三尺余，市中鲑菜薪樵皆绝。二十一年九月，沿海盗起，坎墩诸莠民肆行劫掠，胜山及西乡等处应之（姚邑海地，贫民受佃，每岁木棉成熟，输租于业户。辛丑秋九月，沿海盗起，时坎墩有胡八、胡九、孙震倡言“乱世不复输租”。纠恶少劫巨室。承平久，民习于驯谨，虽揭竿斩木，尚不敢肆行暴虐、纵火杀人，但掠取财物而已。继而胜山王三、西乡陈方义等应之，扰攘一时。《半读书屋笔谈》）。冬大雪。二

十二年六月，朔日食，白昼如夜。是年，大军遣别将从海塘出慈溪，剿夷。二十三年春正月，彗星见西南，沿海盗平（壬寅春，胡八等纠众掠乌山胡氏，以有备，不果。还至浙山，焚陈姓屋而去。以救得熄。王三劫宋氏，宋拒之，杀其党一人。陈方义虏张氏一人，取贖。于是，乡民呼诉，官吏讳盗，不受词。上控于郡守，守责成邑令。令束手无策，但批饬而已。癸卯，与英夷平莠民，恐被诛，每夜纵火野田，以惊其党。时沈贞厘怀桑梓以为非解散胁从不易治，而解散胁从。非征租则民心不定，因亲往沿海，集父老，谕以祸福，皆幡然悟，愿输租以自明非盗。租即征，人心安谧。胡八辈亦不敢阻挠。已而，巨室如胡氏、张氏、宋氏，悬赏购盗首数人，事寝平。《半读书屋笔谈》）。四月，市中鬻白鳖一枚，背有黑纹，重三四斤。识者谓水灾之兆。六月，果大水。坏塘，漂没庐舍。七月，大风，海溢。八月，复大水。二十四年夏，大旱。二十六年，大旱（浚河者积高泥曝干，燃之如薪炭。《半读书屋笔谈》）。六月，讹言纸人崇人空中，能作人语。七月三十日，夜半地大震，纸人之谣乃息。十二月，天裂数丈，青碧荧荧如人目，有声砰訇若雷哗。二十七年秋，旱。二十九年，芒种后大雨积旬，川泽皆满，平地水高三尺。饥民泛舟乞食，往来如织（《半读书屋笔谈》注：县城以北，赤地百里，老农有识者，教民购小米、番薯种之。民无道殣）。三十年八月十二夕雨，至十六日后，郭塘圯，阖境被水（至今妇孺犹有“大水没屋檐”之语）。

清咸丰 二年十一月初六，夜地震。三年三月初十，夜半地复震。十一日昼、十三日昼、十四夜连日皆震（《半读书屋笔谈》云：地震往往有回潮）。七月，彗星见西方（胡杰人《剩馥吟》彗诗）。四年六月，界堰路嘉禾双穗。十一月，天见青气如匹帛。十二月，雨豆于双河、上林湖，大如豌豆，芳甘可食。双河地裂，坟起如乳，裂后，中有白毛，长数寸。五年正月二十八，夜大雨、雪震电。夏，彗星见于翼。六年八月，蝗。七年，木棉歉

收。八年，夏霖雨损禾（胡杰人《大水思德行》：日日翻盆雨倾注，沟浍科盈境奔赴。平地与江一以平，急点大声犹未住。忽惊农人来告语，种失田畴行失路。四野汹涌浪滔滔，远望只见一高树。繁余坎村隶海边，生涯大半在木棉。去年歉收价又贱，前月补种功废然。虽或勤垦亦有田，高尚离离低潺潺。况复米价贵更贵，民生何以策安全？贫者作息空粟六，父母妻子相对哭。前有豆麦供两餐，今无生计终枵腹。富者重财宝珠玉，仓多空虚谁足谷？登门求乞千万人，升斗未能给其欲。人为凶暴为饥寒，亦有匪徒藉其端。沓沓纷纷往又复，周之无厌拒之难。迩来衢严寇兵连，人心闻乱喜倒颠。内变将起幸未起，其余激之以凶年。呜呼，直省半遭兵燹累，几处杀人无噍类。惟有我绍久安宁，洪荒未必非天意。总之斯民不终弃，放之决之在人事。但愿思患空系思，长句聊当大水记）。乡民抗租滋事，有十八局、西乡八堡庙聚众赛神，与第四暨谢敬徒役夺路，格斗不胜。庙下桀黠者通十八局，众数万，声言累踵可以踏破四暨。谢敬率其团勇黄头鼓行而出，局匪星散窜入邑城。是年四月，彗星见东北，形如帚，光芒长四五尺，约旬余而隐。八、九月间黄昏时，彗星见西北方，光芒长四五尺，形微曲，色如星光，行度甚速，约一二时，即在西南而没。九年夏，彗星见于西方，宁绍台道麟趾来姚，飭令谢敬奋办民团，添募黄头勇，随剿局匪，破梁弄诸局，执头目徐六耀、宣士文等，戮之。局患稍息。十年春，彗星三见（胡杰人《寇入姚城诗》：彗芒冲入斗牛来注）。十一年，彗星复见（劳云《客寇逼越境诗》：天上妖星斜射汉注）。十月二十二日，十八局余匪黄雷昌、汪炳育、潘世忠等勾引长毛入姚，十二月，大雪平地，积四五尺。

清同治 元年，长毛入境，夏秋旱（粤匪蓄发不剃，号为长毛。胡杰人有《入寇颠末诗》二十首，又有《逃难词》：二月被虏室翘翘，亦越五月火纵绕，九月十八不崇朝等句。是年，入寇凡三次，《寇退诗》曰：十女九无夫，万人半无屋。郊野横尸骸，家室斗泣哭。充饥少米粒，御寒乏衣服。一时悲惨情，形令人发指。又：七月初二夕，东北有大星。墮下先有

声,响流光甚长。作《星声诗》俱当时怪象)。二年,岁大有(前数年,薪桂米珠,至百钱购米一斤。是年,百物价骤落,以见盛衰消长有数存乎其间)。四年闰五月,上旬大水(胡杰人诗三首,其末首曰:水溢杨堤数尺深,无人不悲太沉沦。忽惊大雨雷声送,又涨波痕一寸新。是与寻常霉水不同)。九年九月三十日,雨雹损禾。十二年,夏秋旱。十三年,秋冬旱。

清光绪 三年五月二十三日,大风拔木。六年五月十四日,坎墩孙方路对落渔人,得一介族,形略似鼯,重百零五斤(后价卖市中,众云:“此灵物,须仍放海中。”嘱云:“海潮久不到六塘,涂无盐气,如汝有灵,祈发大潮至塘。”自十七日放去,十八日果潮至六塘,似有应也。《瓶庐琐志》)。七年,彗星昏见,一月乃止。八年,二月十六大雷雨。十七雷止而雪。十八清明,积雪皓然(胡德辉诗:仲春月惟如,敦牂岁在午。百里雷声阗,六出雪花舞。雪花一何妍,雷声一何怒。蛰藏惊玉龙,寒霰肥玉虎。彼歌昔昔盐,此击冬冬鼓。青女与阿香,邂逅相劳苦。阿香前致辞,君家冰玉姿。夙昔艰一面,清光梦见之。虽为同朝臣,各有职攸司。冰炭不同器,葛裘不同棼。幸得展良规,莫歌骊驹诗。此地一分手,后会知何时。仰看白云驶,忽下云中子。借问子为谁,云是燧人氏。明当改火期,自我钻榆始。尔雷则宜然,尔雪得无侈。遍开非时花,恐遗玉烛耻。青女曰不然,君试听下言。昔在帝王世,阴阳无伏愆。我出寒未冽,我归春初暖。故能润仙骨,且以瑞丰年。今昔殊时势,天心有变迁。梅瘦花将实,柳狂絮已绵。我尚远于役,不容居息燕。此行岂得已,进退心慙焉。天人通呼吸,俯仰转于邑。阿香尔勿悲,燧皇尔休执。我闻唐牝朝,三月雷飘急。受贺九重愉,奏瑞千官立。亦越宋绍熙,二月雷寻集。有臣言侃侃,忧天危岌岌。匪昔亦匪今,此道相仍袭。谁谓今古人,事事不相及)。夏,彗星复见。九年七月(胡杰人《风潮记》注:七月初二日),海溢,大风雨,邑设筹振局振饥。十年八月,大水。十一年,岁大侵。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,东北乡流洪,禾棉皆损。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,蛟水暴发,

冲决堤塘，坏庐舍无算。八月至十月，霖雨四十七日。晚禾木棉歉收，饥民四起。是年冬及次年春，次第筹振，奉旨振恤（计冬春雨振，共用钱四万一千九百三十余缗，洋银一万六千四十余圆。西北乡自道塘全灶西至上虞界，凡三十一道并用以工代振之法，余则施粥赈米，给钱立法不一）。十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，大寒多雪。二十五年，上虞后郭堤决，冲没西北诸乡庐舍，并坏堰坝。二十二年，东北乡因浆捐，毁浒山巡检司署并浆局，波及蒋氏、沈氏、胡氏等富室。二十四年，大旱。乡民偷水疏泄，明山堰以西，匪徒乘机思毁马家路马氏，被格毙二十余人，乃散。三十二年秋，霖雨，木棉歉收。三十三年春，饥民起坎镇，群乞振抚。毁沈氏家及坎镇学堂。邑设筹济局周恤乃已（是年，除藩、运两宪台各拨帑银抚恤外，邑令汪半樵会同士绅创立筹捐方法，田每亩二角，地每亩一角。散给方法大口十二文，小口减半。自春至夏麦收获止，计用银□□□□□圆）。是年，周巷设浆局，民因毁局，波及集义学堂与徐氏家。三十四年，彗星见。

清宣统 二年，西乡赛社簧鼓谣啄，毁凤山乡校及马氏家。三年五月，有虫食桃叶尽。七月，海溢。既霁，有鱼涸于海际，长数丈号，叫数日而僵，其口内可容数人走入，腹藏衣钮等物无数，骨一节如石捣臼大，境内人分割其肉，不知几千万觔。八月，霖雨，木棉歉收。九月，武汉举义，饥民遂蜂起，富户迁避者纷纷。时由各乡自治会筹振，秩序稍安。寻拨场署正杂课，抵历年备荒银，接续散振。越明年，慈邑吴作模由日本汇款一万圆，及上海义振局先后拨济二万圆，次第振恤，民无道殣（是年，临时县会议决筹振章程，次年，由县知事派委催收未被灾等乡捐数。迨麦熟停振，余款悉归县自治委员掌管）。

民国 三年夏，调查学龄儿童，哗言填铁路桥脚，群向调查人作难，毁学校及调查家十余日。迨派兵四出弹压，并义五

乡格毙一名,其焰乃熄。四年七月十六,夜海溢,潮入利济塘南,高五六尺,冲没庐舍、人畜及盐板。尸棺横塘脚、霏洞口,不计其数(老农谓海潮之患,实数百年来所未有)。奉令振恤(是年,利济塘后木棉尽荡夷,惟潮塘南尚无恙,故振恤仅及海民,且款亦由盐运署拨给者居多数云)。五年四月,雨雹大如荳。六年十一月,大寒,河水皆冻。七年正月初三日,午后地震,缸内水有波折,人多头眩。夜半,地又震。

《余姚六仓志》卷二十

金石

元徐硕《嘉禾志·碑碣》一门多至十六卷，凡石刻之文，全载无遗。好古之士虽喜其典核，终病其非体。此就郡县志言也，仓志则非其例，壤地褊小，又非金石渊藪，纪载文字，不嫌其详。矧金石坚贞，有时磨灭，聚散无常。唐徐夫人墓碑，出土未久，碑已不知所在。使时无文字流传，此碑且不能存其名矣！又如汉三老碑，出客星山，为邑志冠冕。今藏弃家以千金货于人，流出海外。邑中失此古物，可为浩叹！志金石。

隋

隋钟（在庙山炀帝殿，见《游山志》）大业四年铸（《半读书屋笔谈》：明嘉靖间，渔人见巨钟浮海面，重千钧，力士骆尚志挟之至。钟有大业年号，土人遂为阿摩立庙）。

唐

唐故徐处士故朱氏夫人墓志铭并序（铭高一尺四寸，广一尺七寸，二十一行，行二十一二字，行书，无撰书人姓名）夫人姓朱，义